

抓住时间窗口 占得精益全球化先机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为什么供应链会出现全球化分布?主要原因是:追求资源的全球配置;追求效率的全球化最佳,将生产链条上的不同环节放在最有效率的地方;追求资产的全球化增值,获得战略性资产,比如推动研发全球化。”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阎海峰在题为“全球供应链分布逻辑即将发生何种变革”的讲座中提到,供应链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借此在全球布局中获得更多利润。

阎海峰回顾说,福特发明流水线强化了分工的作用,从此一个工人不需要很多知识就可以参与生产汽车,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单个工人只需要重复一两个动作即可。“供应链全球化是开放条件下分工的深化,即通过深度专业化分工来提高效率,从而降低成本、占领市场、获得利润。”阎海峰说。

但阎海峰观察到,供应链全球化分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果,造成价值链锁定,全球贸易结构失衡,贫富分化加剧。“比如巴西等新兴国

家,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容易被锁定,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一旦被锁定,就容易出现卡脖子问题,越往上攀升越困难。”阎海峰继续举例说,贸易结构失衡表现为有的国家消费过多,有的国家生产过多,有的国家进口太多,有的国家出口太多,一旦失衡则不可持续。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各国的政策制定者。

“在以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安全问题被忽略,从而导致各种弊端日益显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例证。这次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更是暴露出过度追求生产效率带来的供应链脆弱性问题。医疗物资短缺也暴露出全球供应链背后潜在的安全问题。”阎海峰认为,一旦涉及安全问题,绝大多数国家将可能不惜一切代价,重新建厂自己生产,“一言以蔽之,一切效率优势都要建立在不涉及安全问题的前提下。一旦涉及安全问题,效率将没有意义。这是人类的本能决定的。”

这段时间有两则消息让阎海峰

印象深刻:有消息说日本政府支持企业将供应链迁回迁到日本本土;有人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建议,想通过法案继续支持美国企业回流。

阎海峰分析,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分布可能发生这样的变化:从重视效率到效率与韧性兼顾;从重视利润到兼顾利润与安全性,只能挣到钱却缺乏安全的事会少做;更深度的全球化不太可能,会变成浅层的全球化,表现出更多的区域化甚至国内化特征,区域内的协同分工可能增加,比如欧盟内部分工增加。

“我用‘精益全球化’来概括这种变化,不是之前那种没有顾忌的全球化。企业需要考虑到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安全性。”阎海峰说,但是在开放条件下,全球产业供应链还是会从成本高的地区向成本低的地区流动,从效率低的地区向效率高的地区进行梯度转移,这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或者资本的内在本质决定的,是产业内在演化的结果。

在阎海峰看来,对中国和中企来说,应对这种变化,我们有自己的优势: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多数产业生产规模超过全球30%,有220种以上产品产量世界第一,各个细分行业的产业链已经形成,韧性很强;中国有14亿人口的巨大统一市场,这是构成规模经济的重要要件。

“还有一个优势是,东亚地区人文传统相近,产业基础雄厚,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中日韩加强合作、中国和东盟合作深化,这些都是中国可以抓住的重要机遇。”阎海峰说。

阎海峰认为,“只要我们做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紧紧抓住目前的时间窗口,加速推进各项市场导向的改革,尽快形成要素市场,并改善自身营商环境,以目前中国市场的所具有的一些独特优势,中国经济就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而世界经济、跨国公司及其全球产业供应链,也难以离开这片土地。”



企业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之下走出去,需要了解当前的风险点,更需要准确把握风险的本质。在2020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发布会全球直播网络大会上,江泰国际合作联盟发布了《2020年中国企业走出去全球风险版图》。该版图对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区的风险进行了评估。

版图显示,亚洲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显著,出口受挫,内需不足和自然灾害导致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部分国家出现衰退。石油价格低迷导致社会压力激增,叠加美伊关系紧张,西亚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同时,疫情封锁可能在南亚部分区域引发社会失稳与政治动荡,国家间的地缘冲突将加剧地区安全风险。

在欧洲地区,由于内外部需求萎缩、供应链中断,欧洲经济衰退明显。欧洲议会碎片化、西欧政治分化加剧,整体政策连续性下降。此外,欧盟全面收紧外资产业审查政策,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美洲地区受疫情影响严重,冲击巨大。例如,拉美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攀升,受困于内外部需求萎缩,政策稳定性风险快速上升。美国方面则加速调整对华政策,并受到失业率攀升等影响。

非洲地区总体经济落后、卫生系统极其脆弱,潜在的疫情影响可能使该地区陷入困难境地。非洲大宗商品的需求萎缩和初级产品收入下降、进口产品成本上升、旅游业停摆,部分国家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加大,可能会产生社会动荡和极端主义。

在大洋洲,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叠加南半球季节性因素,使得该大洲主要经济体面临恢复难度大、持续周期长的风险。此外,受国际局势影响,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主要国家的政治风险、营商环境、旅行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加。

“尚未结束的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和长期的,企业家对此需要有清醒的判断。我们不仅要关注疫情的进一步变化,还要关注由此带来的国际政治局局的变化。企业走出去需要精心筹划,因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得远比走得快更重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说。

“过去人们主要凭借经验对风险做出判断,所以预知风险有很大的局限性。现在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对风险发生的概率、性质、规模、影响的预知能力大大提高。”在江泰国际合作联盟主席沈开涛看来,对于成因复杂的重大风险,需要社会各界跨领域深度研究。为此,他提出加强对全球风险的预知、加强对全球风险的预测、加强对全球风险的预警、加强做好防范风险的预案、加强对化解风险的预演、加强对重大风险的预防等“六预”解决方案,助力企业抓住风险本质,危中寻机。

看到风险本质方能危中寻机

■ 本报记者 张凡

投资环境

收购欧盟公司的企业或面临更严格的审查

路透社近日消息称,欧委会执行副主席韦斯塔格表示,寻求收购欧盟公司的企业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以确定其是否获益于来自政府的不公平补贴等援助,此外,那些已经在欧盟27国开展业务但被怀疑得到政府支持的公司,也可能受到调查。韦斯塔格称外国补贴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有可能分裂欧盟单一市场,破坏公平竞争环境,她将提交被称为《外国补贴白皮书》的提案以促成该措施生效。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受疫情影响

巴基斯坦总理新闻事务特别助理、中巴经济走廊事务局主席阿西姆日前出席巴基斯坦重型机械厂同中国相关企业投资、技术合作签约仪式,并表示巴政府高度重视中巴“一带一路”合作和中巴经济走廊(CPEC)建设,巴方将保证走廊建设受疫情影响,相关项目优先实施并尽快推进。CPEC第二阶段重在加强中巴产业、产能合作,提升巴经济的自主发展能力。在两国政府和企业通力合作下,目前几个优先发展特别经济园区进展顺利,巴干线铁路ML-1项目将被升级改造,各领域都将得以长足发展。

哈萨克斯坦电商发展迅猛

据哈萨克斯坦资本网近日报道,虽然哈萨克斯坦电子商务市场发展较晚,但该领域发展已成为哈经济发展的优先方向之一。2019年,哈电子商务市场达到7020亿坚戈,较上年增长80%,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占比从上年度的2.9%升至3.7%。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哈电子商务市场发展产生了影响,防疫隔离措施使得线上交易和互联网支付变得更受欢迎。2020年前4月,哈非现金支付交易总额达到7.4万亿坚戈,较2018年(2.8万亿)增长1.5倍。

乌克兰计划强制所有企业披露最终受益人

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近日消息称,乌克兰司法部部长马柳西卡表示,该部计划在年底前强制所有企业披露最终受益人。他说,根据与IMF达成的行动计划,该部正在就强制企业披露最终受益人进行准备工作,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目前的法人登记名录能够反映出企业申报的所有信息。目前披露最终受益人的企业越来越多,但多数企业还是没这么做。他认为,这并不是名录的问题,而是缺乏处罚的机制。【本报编辑部编译、整理】

展现世界 展示精彩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坚持发展装备制造业,将该市丰南区全力打造为以高压注浆设备、特种汽车、精密铸件为核心的特色装备制造产业基地。目前,该区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已达76家,主营业务年收入达290多亿元。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总裁:愿尽一切所能 助推一带一路

本报讯 据《国际金融报》报道,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AIFC)总裁海拉特·克里姆别托夫在接受该报专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已在欧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中哈经贸合作将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而进一步加强,AIFC愿尽一切所能,助推“一带一路”发展。

克里姆别托夫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显著影响。检疫隔离带来的边境关闭、企业停工和经济衰退,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欧亚地区的需求和供应下降。但贸易并没有停止。根

据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统计委员会的数据,2020年前3个月的哈中贸易额为32.65亿美元,高于2019年同期的29.31亿美元。

“最近中国经济逐步复苏的消息十分乐观。根据Trivium的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截至6月3日,中国经济恢复了87.8%。此外,中国的石油需求恢复到了危机前水平的90%以上。随着哈萨克斯坦防疫措施的逐步放松,贸易和生产商与客户联系也将趋于稳定。”克里姆别托夫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在本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贸易的恢复正成为危机后经济复苏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对贸易和投资保持开放。”克里姆别托夫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欧亚地区经济体的一个新增长点,而哈萨克斯坦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一机会,“AIFC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金融平台,我们愿意提供一切工具,继续开展‘一带一路’方面的工作,无论是现在,还是危机后的恢复阶段。”

克里姆别托夫认为,随着经济从疫情打击中逐步复苏,中哈双方将开启合作新领域。哈萨克斯坦正继续制定建立联合工业生产的

计划。这其中,新合作领域将成为重点。例如,卫生、医药、创新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已变得愈发重要。

“这些领域都显示出了巨大发展前景,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两国潜力来实现互利。AIFC愿意提供发展平台,为企业提供数字经济体的创新和技术解决方案。”克里姆别托夫说,AIFC已经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企业和银行积极合作,其目标是成为该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主要地区平台。

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数据,去年中国企业为实施‘一带一路’框

架内的项目投资超过150亿美元,我们希望今后投资的很大一部分通过AIFC进行。不久前,我们向着这个目标又迈进了一步:中国建设银行3月份在我们的AIX交易所发行了10亿元的债券。从投资者那里筹措的全部资金都将用于‘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基础设施项目。”克里姆别托夫说。

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7年来,该国始终是“一带一路”的踊跃参与者。而坐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AIFC)是欧亚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宗赫)

园区观察

中白工业园:更多创新提上议事日程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今年,我们园区的招商、运营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园区防疫难度也相应增大了。”谈及今年以来中白工业园的抗疫工作,中白工业园中国部副总经理李潇潇说,“在中国疫情得到遏制,白俄罗斯疫情蔓延的时候,我们开发公司的中方股东将四批大概价值100万美元的抗疫物资运抵白俄罗斯,这充分显示两个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园区在中间起到相互连接的作用。”

李潇潇介绍说,由于白俄罗斯防疫形势比较严峻,园区开发公司更要起到引导作用。他们在人员出入境方面向入园企业进行宣传,希望企业及员工尽量留在原地减少流动,尤其希望中方员工做到这一点。

“在园区开发公司管理方面,做好办公楼的防疫控制、人员的进出管理,我们跟国内一样,每天都要上报体温,加强整个办公楼的消毒工作,在办公大楼门口全

部安装红外线测温设施。”李潇潇提到,入园企业可在园区开发公司前台免费领取口罩,而且强制规定只要进入办公楼的人员必须佩戴口罩,这比白俄罗斯国内的防疫规定更加严格。

至于入园企业的复工复产,园区也在积极想办法。“对于有意向入园的企业,园区提供一站式、全流程的投资服务。在疫情当下,有很多企业无法来园区考察,又有很多企业处在办理入园手续的关键阶段,但现在无法实现,这都是很具体的问题。”李潇潇说,但这些企业的需求还是应该得到满足的,“我们甚至可以拿着企业的市场调研帮企业在白俄罗斯做包含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对接。当企业的人员无法过来办理注册,我们的员工就帮企业办理。所以即便在疫情的影响下,我们上半年依然吸引了6家人园企业拿到5000万美元的投资额。”

李潇潇还观察到,有些企业

本来有笔资金就是用于对外投资的,结果疫情来了,国内的生产受到影响,订单也无法保障,境外投资的速度、步伐都因此放慢了。“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目前在跟进的几家企业都因为这个原因延缓了他们对外投资的速度。还有一些企业本来国际化程度很高,有欧洲第三方合作伙伴一起合作,现在疫情是全球性的,影响到每一个国家,影响到很多欧洲大型企业,所以在第三方合作伙伴受到影响的时,也间接地造成企业投资决策的延缓和推迟。”李潇潇说。

怎样把耽误的时间追回来?李潇潇认为,这既给园区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疫情之下,全球很多产业的生产节奏被打乱,产业升级布局也被打乱。举例来说,我们今年上半年新增6家人园企业,其中两家是生产防疫物资的,原本这种产业不一定是受白俄罗斯欢迎的,其产品也不

是那么急需需要的,但是在新情况面前,园区就为防疫领域的企业开辟了新的走出去道路,而且是进入欧洲市场的好时机,正好助力企业让其产品覆盖整个欧亚市场。

“在危机、挑战下面永远都蕴藏着机遇,就看企业怎么去寻找这个机遇。在全球生产比较疲软、经济下滑的大趋势下,园区要为企业入园企业提供更全方位的保障。”李潇潇坦言,“没有发生疫情、没有这么大的挑战时,我们可能提供的就是日常服务,但正因为有这种危机的发生,才更考验我们的内功,以后园区要加强对企业的增值服务,要让企业感觉到到园区投资是安全的,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更积极去探索的问题。”

“例如,可以利用园区自己的线上贸易平台帮助企业搭建更多的销售渠道,要从线下的代理销售转到线上,打通电商各环节。”李潇潇说,这是现在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创新方向。